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第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3-9

I. 初… II. ①凌…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18 号

Chu Ke Pai An Jing Qi

初刻拍案惊奇(四)

原 著:(明)凌濛初

责任编辑:王尔立 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565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528-993-9

定 价:92.50 元(全四册)

目 录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415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425
第三十二卷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52
第三十三卷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464
第三十四卷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476
第三十五卷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496
第三十六卷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511
第三十七卷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523

第三十八卷	占家财狠媚妒侄	532
	延亲脉孝女藏儿	
第三十九卷	乔势天师攘早魅	545
	秉诚县令召甘霖	
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557
	江陵郡三拆仙书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诗云：

冤业相报，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天地无私。

杀人还杀，白刃何疑？

有如不信，听取谈资。

话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佛说戒杀，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何况同是生人，欺心故杀，岂得不报？所以律法上最严杀人偿命之条。汉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头一句就是“杀人者死”，可见杀人罪极重。但阳世间不曾败露，无人知道，哪里正得许多法？尽有漏了网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阴报。那阴报事也尽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虽是分毫不爽，无人看见。就有人死而复苏，传说得出来，那口强心狠的人，只认做说的是梦话，自己不曾见，那里肯个个听？却有一等即在阳间受着再生冤家现世花报的，事迹显著，明载史传，难道也不足信，还要口强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说那彭生惊齐襄公，赵王如意赶吕太后，窦婴、灌夫鞭田蚡，这还是道“时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阳命将绝，自家心上的事发，眼花撩花上头起来的。只说些明明白白的现世报，但是报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烦，听小子多说一两件，然后入正话。

一件是《唐逸史》上说的：长安城南，曾有僧日中求斋。偶

见桑树上有一女子，在那里采桑。合掌问道：“女菩萨，此间侧近何处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斋的么？”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见在设斋之际。见和尚来到，必然喜舍，可速去。”僧随他所指处前往，果见一群僧，正要就坐吃斋。此僧来得恰好，甚是喜欢。斋罢，王家翁姥见他来得及时，问道：“师父像个远来的，谁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采桑。是她教导我的。”翁姥大惊道：“我这里设斋，并不曾传将开去。三四里外女子，从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异人，非凡女也。”对僧道：“且烦师父与某等同往，访这女子则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边。那女子还在桑树上，一见了王家翁妈，即便跳下树来，连桑篮丢下了，望前极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随后赶来。女子走到家，自进去了。王翁认得这家，是村人卢叔伦家里，也走进来。女子跑进到房里，掇张床来抵住了门，牢不可开。卢母惊怪他两个老人家赶着女儿，问道：“为甚么？”王翁、王母道：“某今日家内设斋，落末有个远方僧来投斋，说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德，并不曾对人讲，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来问一声。并无甚么别故。”卢母见说道：“这等，打甚么紧？老身去叫她出来。”就走去敲门叫女儿，女儿坚不肯出。卢母大怒道：“这是怎的起？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内回言道：“我自不愿见这两个老货，也没甚么罪过。”卢母道：“邻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为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见她躲避得紧，一发疑心，道必有奇异之处，在门外着实恳求，必要一见。女子在房内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处？”王翁、王姥听见说了这句，大惊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头一看，恨不得多生两只脚，飞也似的去了。女子方开出门来。卢母问道：“适才的话，是怎么说？”女子道：“好叫母亲得知：儿再世前，曾贩羊从夏州来，到此翁姥家里投

宿。父子三人，尽被他谋死了。劫了资货，在家里受用。儿前生冤气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儿子，聪明过人。他两人爱同珍宝，十五岁害病，二十岁死了。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已比劫得的多过数倍了。又每年到了亡日，设了斋供，夫妻啼哭，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石多了。儿今虽生在此处，却多记得前事。偶然见僧化饭，所以指点他。这两个是宿世冤仇，我还要见他怎么？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吃这一惊不小，回去即死，债也完了。”卢母惊异，打听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里，虽不知这些清头，晓得冤债不了，惊悸恍惚成病，不多时两个多死了。看官：你道这女儿三生，一生被害，一生索债，一生证明讨命，可不利害么？略听小子胡诌一首诗：

采桑女子实堪奇，记得为儿索债时。

导引僧家来乞食，分明追取赴阴司。

这是三生的了，再说个两世的，死过了鬼来报冤的。这一件在宋《夷坚志》上，说吴江县二十里外因渎村，有个富人吴泽，曾做个将仕郎，叫做吴将仕。生有一子，小字云郎。自小即聪明勤学，应进士第，预待补籍。父母望他指日峥嵘。绍兴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痛如刀割，竭尽资财，替他追荐超度，费了若干东西。心里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将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名滋，要到洞庭东山妻家去。未到数里，暴风打船，船行不得，暂泊在福善王庙下。躲过风势，登岸闲步。望庙门半掩，只见庙内一人，着皂绋背子，缓步而出，却像云郎。助教走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正是他，吃了一大惊。明知是鬼魂，却对他道：“你父母晓夜思量你，不知赔了多少眼泪，要会你一面不能够。你却为何在此？”云郎道：“儿为一事，拘系在此。留连证对，况味极苦。叔叔可为我致此意于二亲。若要相见，须亲自到这里来乃可，我却去不得。”叹息数声而去。助教得此消息，不

到妻家去了。急还家来，对兄嫂说知此事。三个人大家恸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这只原船，三人同到庙前来。只见云郎已立在水边，见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恼之状。父母正要问他详细，说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见云郎忽然变了面孔，挺竖双眉，摔住父衣，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盗我金帛，使我衔冤茹痛四五十年。虽曾费耗过好些钱，性命却要还我。今日决不饶你！”说罢，便两相击搏，滚入水中。助教慌了，喝叫仆从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捞救。那太湖边人多是会水的，救得上岸，还见将仕指手划脚，挥拳相争，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么缘故，却听得适才的说话，分明晓得定然有些蹊跷的阴事。来问将仕，将仕蹙着眉头道：“昔日壬午年间，虏骑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赏囊金甚多。吾心贪其所有，数月之后乘醉杀死，尽取其资。自念冤债在身，从壮至老，心中长怀不安。此儿生于壬年，定是他冤魂再世。今日之报，已显然了。”自此忧闷不食，十余日而死。这个儿子，只是两生，一生被害，一生讨债，却就做了鬼来讨命，比前少了一番，又直捷些。再听小子胡诌一首诗：

冤魂投托原财耗，落得悲伤作利钱。

儿女死亡何用哭，须知作业在生前！

这两件希奇些的说过，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时做鬼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说到年晚除夜，也说不尽许多。小子要说正话，不得工夫了。说话的，为何还有一个正话？看官：小子先前说这两个，多是一世再世，心里牢牢记得前生，以此报了冤仇，还不稀罕。又有一个再世转来，并不知前生甚么的，遇着各别道路的一个，没些意思，定要杀他，谁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然果报，人多猜不出来。报的更为直捷，事儿更为奇幻。听小子表白来。这本话，却在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河朔李生，从少时膂力过人，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这些轻薄少年，成群作队，驰

马试剑，黑夜里往来太行山道上，不知做些甚么不明不白的事。后来家事忽然好了，尽改前非，折节读书，颇善诗歌，有名于时，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后至深州录事参军。李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又且廉谨明干，甚为深州太守所知重。至于击、鞠、弹、棋、博、弈诸戏，无不曲尽其妙。又饮量大，酒德又好，凡是宴会酒席，没有了他，一坐多没兴。太守喜欢他，真是时刻少不得的。其时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自恃曾为朝廷出力，与李抱真同破朱滔，功劳甚大，又兼兵精马壮，强横无比，不顾法度。属下州郡太守，个个惧怕他威令，心胆俱惊。其子士真，就受武俊之节，官拜副大使。少年骄纵，倚着父亲威势，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属郡，真个是：

轰天吓地，掣电奔雷。喝水成冰，驱山开路。川岳为之震动，草木尽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潜形，村舍犬鸡都不乐。别郡已过，将次到深州来。太守畏惧武俊，正要奉承得士真欢喜，好效殷勤，预先打听他前边所经过喜怒行径详悉。闻得别郡多因陪宴的言语举动，每每触犯忌讳，不善承颜顺旨，以致不乐。太守于是大具牛酒，精治肴饌，广备声乐。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亲陈设。百样整齐，只等副大使来。只见前驱探马来报：“副大使头踏到了。”但见：

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开山斧闪烁生光，还带杀人之血；流星锤蓓蕾出色，犹闻磕脑之腥。铁链响琅琅，只等悔气人冲节过；铜铃声杂沓，更无拚死汉逆前来。蹂躏得地上草不生，蒿恼得梦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过，请在极大的一所公馆里安歇了。登时酒筵、馐程、礼物，抬将过来。太守恐怕有人触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应僚吏宾客，一个也不召来与席。士真见他酒肴丰美，礼物隆重，又且太守谦恭谨慎，再无一个杂客敢轻到面前，

心中大喜。道是经过的各郡，再没有到得这郡齐整谨飭了。饮酒至夜。士真虽然威严，却是年纪未多，兴趣颇高。饮了半日酒，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趋承，心中虽是喜欢，觉得没些韵味。对太守道：“幸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只是我两人对酌，觉得少些高兴。再得一两个人同酌，助一助酒兴为妙。”太守道：“敝郡偏僻，实少名流。况兼惧副大使之威，恐忤尊旨，岂敢以他客奉陪宴席？”士真道：“饮酒作乐，何所妨碍？况如此名郡，岂无嘉宾？愿得召来，帮我们鼓一鼓兴，可以尽欢。不然，酒伴寂寥，虽是盛筵，也觉吃不畅些。”太守见他说得在行，想道：“别人卤莽不济事。难得他恁地喜欢高兴，不要请个人不凑趣，弄出事来。只有李参军风流蕴藉，且是谨慎，又会言谈戏艺，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个就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对士真说道：“此间实少韵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政。止有录事参军李某，饮量颇洪，兴致亦好，且其人善能诙谐谈笑，广晓技艺，或者可以赐他侍坐，以助副大使雅兴万一。不知可否？未敢自专，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举，必是妙人。召他来看。”太守呼唤从人：“速请李参军来。”看官，若是说话的人那时也在深州地方，与李参军一块儿住着，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拦腰抱住，劈胸揪着，劝他不吃得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唤他不要来了。只因李生闻召，虽是自觉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的钧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白是抬举他，怎敢不来？谁知此一去，却似：

猪羊入屠沽之家，一步步来寻死路。

说话的，你差了。无非叫他去帮吃杯酒儿，是个在行的人，难道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闯出祸来不成？看官，你听：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祸来，这是本等的事，何足为奇？只为不曾说一句，白白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见分晓。那时

李参军随命而来，登了堂，望着士真就拜。拜罢，抬起头来。士真一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来，免不得赐他坐了。李参军勉强坐下，心中悚惧，状貌益加恭谨。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来。看他揎拳裸袖，两眼睁得铜铃也似，一些笑颜也没有，一句闲话也不说，却像个怒气填胸、寻事发作的一般。比先前竟似换了一个人了。太守慌得无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谓，只得偷眼来看李参军。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体颤抖抖的坐不住，连手里拿的杯盘也只是战，几乎掉下地来。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参军，说着句把话，发个甚么喜欢出来便好，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参军平日枉自许多风流倜傥，谈笑科分，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比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抖。连满堂伏侍的人，都慌得来没头没脑，不敢说一句话。只冷眼瞧他两个光景。只见不多几时，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样，忽地叫一声：“左右哪里？”左右一伙人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喏！”士真吩咐把李参军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鹰拿雁雀，揪了下来听令。士真道：“且收郡狱！”左右即牵了李参军衣袂，付在狱中，来回话了。士真冷笑了两声，仍旧欢喜起来，照前发兴吃酒。他也不说出甚么缘故来，太守也不敢轻问，战战兢兢陪他。酒散，早已天晓了。太守只这一出，被他惊坏。又恐怕因此惹恼了他，连自家身子立不勾。却又不见得李参军触恼他一些处，正是不知一个头脑。叫着左右伏侍的人，逐个盘问道：“你们傍观仔细，曾看出甚么破绽么？”左右道：“李参军自不曾开一句口，在那里触犯了来？因是众人多疑心这个缘故，却又不知李参军如何便这般惊恐，连身子多主张不住，只是个颤抖抖的。”太守道：“既是这等，除非去问李参军，他自家或者晓得甚么冲撞他处，故此失慌了，也不见得。”太守说罢，密地叫个心腹的祇候人，去到狱中传太守的说话，问李参军道：“昨天的事，参军貌甚恭谨，且

不曾出一句话，原没处触犯了副大使。副大使为何如此发怒，又且系参军在狱，参军自家可晓得甚么缘故么？”李参军只是哭泣，把头摇了又摇，只不肯说甚么出来。祇候人又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诉太守道：“李参军不肯说话，只是一味哭。”太守一发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细爽利的人，今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真是难解。”只得自己走进狱中来问他。他见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来。太守忙问其故。李参军沉吟了半晌，叹了一口气，才拭眼泪，说道：“多感君侯惓惓垂问，某有心事，今不敢隐。曾闻释家有现世果报，向道是感人的说话，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太守道：“怎见得？”李参军道：“君侯不要惊怪，某敢尽情相告：某自少贫，无以自资衣食。因恃有几分膂力，好与侠士、剑客往来，每每掠夺里人的财帛，以充己用。时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上。每日走过百来里路，遇着单身客人，便劫了财物归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执皮鞭，赶着一个骏骡，骡背负着两个大袋。某见他沉重，随了他一路走去。到一个山坳之处，左右岩崖万仞。彼时天色将晚，前无行人。就把他尽力一推，推落崖下，不知死活。因急赶了他这头骏骡，到了下处，解开囊来一看，内有绶縑百余匹。自此家事得以稍贍。自念所行非谊，因折弓弃矢，闭门读书，再不敢为非。遂出仕至此官位。从那时算至今岁，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侍王公之宴。初召时就有些心惊肉颤，不知其由。自料道决无他事，不敢推辞。及到席间，灯下一见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时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异。一拜之后，心中悚惕，魂魄俱无。晓得冤业见在面前了，自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颈待刃，还有甚别的说话来？幸得君侯知我甚深，不敢自讳。而今再无可逃，敢以身后为托。不使吾暴露尸骸，足矣。”言毕大哭。太守也不觉惨然。欲要救解，又无门路。又想到：“既是有此冤业，恐怕到底

难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么。太守叫人悄悄地打听，副大使起身了来报，再伺候有甚么动静，快来回话。太守怀着一肚子鬼胎，正不知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还替李参军希冀道：“或者酒醒起来，忘记了便好。”须臾之间，报说：“副大使睡醒了，即叫了左右进去，不知有何吩咐。”太守叫：“再去探听。”只见士真刚起身来，便问道：“昨夜李某，今在何处？”左右道：“蒙副大使发在郡狱。”士真便怒道：“这贼还在？快枭他首来！”左右不敢稽迟，来禀太守。早已有探事的人飞报过了。太守大惊失色，叹道：“虽是他冤业，却是我昨日不合举荐出来，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没计奈何，只得任凭左右到狱中斩了李参军之首。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并不留人到四更。

眼见得李参军做了一世名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取了李参军之头，来士真眼前献上取验。士真反复把他的头看了又看，哈哈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真梳洗已毕，太守进来参见。心里虽有此事恍惚，却妆做个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又请他到自家郡斋赴宴。逢迎之礼，一发小心了。士真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太守几番要问他，嗫嚅数次，不敢轻易开口。直到见他欢喜头上，太守先起请罪道：“有句话说，斗胆要请教副大使。副大使恕某之罪，不嫌唐突，方敢启口。”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与使君相与甚欢，有话尽情直说，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备员，叨守一郡。副大使车驾枉临，下察弊政，宽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大使酒间，命某召他客助饮。某属郡僻小，实无佳宾可以奉欢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饮酒，故请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戇，不习礼法，触忤了副大使。实系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诛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说了。但某心愚鄙，窃有所未晓。敢此上问：不知李某罪起于何处？愿得

副大使明白数他的过误，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诚将来之人，晓得奉上的礼法，不致舛错。实为万幸。”士真笑道：“李某也无罪过。但吾一见了他，便忿然激动吾心，就有杀之之意。今既杀了，心方释然，连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缘故。使君但放心吃酒罢，再不必提起他了。”宴罢，士真欢然致谢而行，又到别郡去了。来这一番，单单只结果得一个李参军。太守得他去了，如释重负，背上也轻松了好些。只可惜无端害了李参军，没处说得苦。太守记着狱中之言，密地访问王士真的年纪，恰恰正是二十七岁。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杀之年，士真已生于王家了，真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讨了一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参军知道。连讨命的做了事，也不省得，不要说旁看的人，哪里得知这些缘故？太守嗟叹怪异，坐卧不安了几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是举他陪客，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财，厚葬了李参军。常把此段因果劝人，教人不可行不义之事。有诗为证：

冤债原从隔世深，相逢便起杀人心。

改头换面犹相报，何况容颜俨在今！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诗云：

天命从来自有真，岂容奸术恣纷纭？

黄巾张角徒生乱，大宝何曾到彼人？

话说唐乾符年间，上党铜鞮县山村有个樵夫，姓侯，名元，家道贫穷，靠着卖柴为业。己亥岁，在县西北山中采樵回来，歇力在一个谷口。旁有一大石岿然，像几间屋大。侯元对了大石自言自语道：“我命中直如此辛苦！”叹息声未绝，急见大石砉然豁开如洞。中有一老叟，羽衣乌帽，髯发如霜，拄杖而出。侯元惊愕，急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为何如此自苦？学吾法，自能取富。可随我来。”老叟复走入洞，侯元随他走去。走得数十步，廓然清朗，一路奇花异草，修竹乔松。又有碧槛朱门，重楼复榭。老叟引了侯元，到别院小亭子上。两个童子请他进食。食毕，复请他到便室，具汤沐浴，进新衣一袭。又命他冠带了，复引至亭上。老叟命僮设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诀数万言，多是变化隐秘之术。侯元素性蠢蠢，到此一听不忘。老叟诫他道：“你有些小福分，该在我至法中进身。却是面有败气未除，也要谨慎。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今且归去习法。如欲见吾，但至心叩石，自当有人应门，与你相见。”元因拜谢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门。既出来了，不见了洞穴，依旧是块大石；连樵采家伙多不见了。到得家里，父母兄弟多惊喜道：“去

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狼了，幸喜得还在。”其实，侯元只在洞中得一日。家里又见他服装华洁，神气飞扬，只管盘问他。他晓得瞒不得，一一说了。遂入静室中，把老实所传术法尽行习熟。不上一月，其术已成。变化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词，便多是步骑甲兵。神通既已广大，传将出去，便自有人来扶从。于是收好些乡里少年勇悍的为将卒，出入陈旌旗，鸣鼓吹，宛然像个小国诸侯，自称曰“贤圣”。设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到初一、十五，即盛饰往谒神君。神君每见必戒道：“切勿称兵。若必欲举事，须待天应。”侯元唯唯。到庚子岁，聚兵已有数千人。县中恐怕妖术生变，乃申文到上党节度使高公处，说他行径。高公令潞州郡将以兵讨之。侯元已知其事，即到神君处问事宜。神君道：“吾向已说过。但当偃旗息鼓以应之。彼见我不与他敌，必不乱攻。切记不可交战。”侯元口虽应着，心里不伏，想道：“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此是头一番小敌，若不能当抵，后有大敌来，将若之何？且众人见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归来不用其言，戒令党与勒兵以待。是夜潞兵离元所三十里，据险扎营。侯元用了术法，潞兵望来，步骑戈甲，蔽满山泽，尽有些胆怯。明日，潞兵结了方陈前来。侯元领了千余人，直突其阵，锐不可当。潞兵少却。侯元自恃法术，以为无敌，且叫：“拿酒来吃，以壮军威。”谁知手下之人，多是不习战阵乌合之人，毫无纪律。侯元一个吃酒，大家多乱窜起来。潞兵乘乱，大队赶来。多四散落荒而走，刚剩得侯元一个。带了酒性，急念不出咒语，被擒住了。送至上党，发在潞州府狱。重枷枷着，团团严兵卫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灯台一个，已不见了侯元。却连夜遁到铜鞮，径到大石边见神君谢罪。神君大怒，骂道：“庸奴不听吾言，今日虽然幸免，到底难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洞门已闭，止是块大石。侯元悔之